

在太陽西方落下換入明月之夜之時，怡君換了裝，蒙著面，出門執行任務。到達縣令的宅邸，並趁著空擋闖進了官員的書閣內，開始著手調查資料。

『妳想要調查這次所調降的物價是否有官商勾結，我想那東西還是會做份記錄，如果你找到是真的，應該罪證確鑿了。重要的東西，我想會放在家裡吧？因為求能馬上看見的心安的話……』『謝謝，話說我這樣的要求，難道你不會好奇？你重頭到尾提都不提。』

『如果妳想說的話早就說了，我不會強問別人不回答的問題……反正調查米價的事也正合我此意。』她想到前些日與連盞陽的對話，覺得幸好有與相關人士行事，因為這是她第一次出任務，約莫十天前自己還只是個丫鬟，對內裡外的事情還十分生手。

「我想應該是這裡吧，因為鎖住了。」

她晃著抽屜確認打不開後，並抽出一把萬能鑰匙。這是連盞陽給的工具，是宣稱鎖孔都吻合的鑰匙，他說可能會用到所以給了怡君一把。

開完鎖後，從裡面拿出商賄簿，發現正是所要的東西，是積溪縣的商賄簿。原本怡君否定著這位官員收賄，因為在進入曾有為的宅內前，觀察他與人民間的互動，看的出這位縣令大人平時很關心他的人民，但這本商賄簿卻透露他與商人間的秘密。

「怎麼會這樣，居然真的會收賄……」她的眼睛飛快的閱覽商賄簿，上面大約記錄著賄賂的商人，還有記錄給的金錢，她想應該是藉由記錄而知道該去照顧的商人是誰吧？不料當她正細看商賄簿時，大門突然打了開！！

正是他——曾有為！！

「小姐，怎麼偷偷的搜著我的東西呢？我想，妳應該不是普通人，應該知道要付出什麼代價吧？」他倚著門邊，意外的不動任何神色說著。

「你怎麼可以辜負民心，接受商人的賄賂！！你們這種人就是貪婪！才會惹的民不聊生！」

曾有為看著憤怒的怡君，眼珠子冷冷地盯著她一番。

「哦？聽你的口氣，好像很了解全部的大局啊，你知道嗎？我真的很討厭自認為了解大局，而獨斷判定的人，也不知道自己剝奪發言的殘忍性，那麼……妳可知道我是為了存活甚至為了人民的利益而去收賄嗎？！」

「什……什麼？」怡君不解。

他緊接著說「現今的官員們因薄俸制而設想存活，我們很認真的為民服務，但也為生存拼命……而且，妳可知？其實大多數的原因是要給我們長官錢！！因為長官也靠薄薪生活，能找誰來給些加

菜錢，就是我們這種小官！！若沒給，則會是被欺負的對象……這次的水災，要向對外調出資源來重建積溪縣，我竟被頻頻拒絕，所以就這樣做，難道不對嗎？！！」他似乎被怡君的語句被激到了，心情像歇間泉一般突然的爆發，把那些心中的苦悶趁這個機會說出，於是他冷笑一聲，眼裡透出哀傷。

怡君聞言後，隨後眨了眨眼，似乎無法吸收那人講的話，因為驚訝大於理解。

「什麼！？但是賄賂仍是錯誤的行為啊，不會因為你有這些苦楚，錯的事情就會變成對的事情！！如果你很痛苦就不要做了！難道你沒想過做集募或鄉民互助會之類的事嗎？要是我就會很願意幫助你啊！！」

怡君不是很懂這些眉眉角角有被困住自己的必要，她也不是很懂明知錯誤的事為什麼還去做，這樣反而不是將錯誤愈養愈胖，並且助長更多錯誤的事發生嗎？

他聽了怡君所言，滿臉顯露不屑「白癡，正義魔人就是不會聽反方的意見……要是可以的話我老早就做了，當我呆子嗎？」

「妳講那些跟那些啊！！！就是會被阻擋啊啊啊！！！！不要不懂裝什麼懂！！！！」

憤怒的曾為流著淚，從腰上拿著一把短刃，射向陳怡君。

然而怡君仍訓練不足而閃避不及，短刃刺向她的手臂。

「嗚！」好痛！接這個任務還是太吃力嗎？怡君心想著。

接著她不理會手臂的傷勢，手拿著擲箭，奮力的投向曾為，不料到她居然射不準，反而給個曾為招住自己脖子的機會。

「嗚……給我放開……！」怡君掙扎著，她覺得自己喘不過氣來，好難……呼吸！！不行，哪怕有一絲絲的反擊機會，自己絕不放過，絕對！！還要活著！！

赫然間，怡君突然意識到了什麼而突然笑了一下。

「妳在笑什麼。難道妳不知道自己快死了嗎？」

「呵……我……啊，自己……意識到一件事，就算……快死了……也不會放棄……求生的機會，所以……拜託你啊……遇到險境……也別放棄……當自己的機會。」

「妳……懂得屁……」

曾有為聽到怡君的一番話，自己所拿捏的力道不減反增。

「妳懂個屁！！懂個屁！！懂個屁！！懂個屁懂個屁懂個屁！！！！」

他哭了，怡君的話打中內心。

自己到底在做什麼，一個小小的官員最終會逼到殺人？

我只是想當個官幫助人啊，這樣的我，最終是不想放棄人民？還是放棄不了權利？

為什麼事情會變這樣？！

曾有為的力道從蠻力轉為輕握，最終轉為鬆手……

「妳……去告發吧……我痛恨活在這樣的政治裡，也痛恨這樣的我，我累了，或許被拷打反而是不錯的選擇……」

「雖然這是你的選擇，但幫你做抉擇的人是我，你這時下台反而是不負責任的行為……反而，我想跟你說，我剛進績溪縣時的故事……」

我進績溪縣前，我被一位男人託付，希望將文鳥和信封給他的妻小，他想要攜眷進京城住。而我靠著打聽得知住處，而順利的遇到那位女性，但她跟我說一件事情，導致我無法忘懷。

「啊，這封信……是他啊。不過我想是沒辦法了……」那位婦女苦笑的對我說

「讓他有個當好丈夫好爸爸的機會吧！他是多麼的想與你們搬到京城住！」

「我知道啊……但是，我已經改嫁了……我這五年來孤身生活等待著丈夫，我雖活在人們中的閒人閒語，但我仍不放棄等待，但好笑的事，我反而遇到這次的洪水讓我嘗到絕望，我改嫁了……這裡的稻米被壟斷，價格不是一個單身婦可以付得起，我還有孩子，我不能把五年前的過去當作往後的未來……跟他說對不起……對不起，我放棄等待……」

婦人眼淚潰堤，覺得好羞愧，要是再撐一下下就好了，說不定就可以等到與丈夫在京城同住，等到孩子可以看到親生的爹，等到許許多多與家人生活的未來，只可惜現在只是空想。

「所以，我希望你做的事，就是別把錯誤繼續放大，如果你離開了，我不確保下一個人是否真正的關心他的子民，對不起，這很自私，但我很希望你做到災情轉好的地步，我想這個對你比較有益，因為夠最能彌補你的子民，就屬這件事最直接了。」

怡君笑笑地說。

---

任務告一段落，她與連展陽相約在城外的巢塘江旁見面。

「你還好嗎？眉頭緊皺，不像平時的妳喔！」連盞陽笑著說。

「是嗎……？話說，官員都會賄賂嗎？你也會嗎？」怡君將這次任務的心得向連展陽回答。

「其實只要活著的官員都會，我也如此。」連盞陽看著巢塘江靜靜地回答。

「誒！？居然！」

「……那麼，吸收最底層的人存活，對官員來說是應該的嗎？」

「……」連盞陽沈默了一下，於是又說

「沒錯……雖然這方式令人可恥，我們真的別無選擇。」

「那麼，對著他們說，聽話給你蘿蔔，不聽話給你鞭子，這樣對官員說也是應該的囉？」

「無論是政治的上對下，或者是官員對商人的上對下，這都是離不開的互利關係，要徹底解決這件事，我想是由皇上解決，將那事出的原因移除。」連盞陽沈思的說。

「互利關係啊……這反而聽起來比較像食物鏈。」

「呵……食物鏈啊，這倒是。」

——完——